

閱讀的書報實在此處。除上海申、新兩報外，有時報、時事新報，北平有晨報，以及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天津有大公、益世兩報，雜誌也祇有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東方雜誌、學生雜誌，以及周越然先生編的英文週刊之類，此外還有庸報及科學社發刊科學雜誌。當時唐山的圖書館，固然貧乏，但是中國的出版界也實在太貧乏了。因此我們幾個喜歡做些課外研究兼有些寫作興趣的同學，就想天開，創作了這一種小玩意。到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

後，全國學生推了代表，在上海組織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總理會親自到學聯會來過，熱鬧戲唱過了，何以收場呢？當時我是薊榆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薊榆的範圍是灤東一帶，從山海關到天津為止，所有中等以上學校，推舉出席的代表，所以我在全國學聯會的評議會，就爲了收拾當時場面的評議會，就爲了收拾當時場面的評議會，就爲了收拾當時場面的一個「平民教育建議案」，通

過以後，印了上卷份小冊子，各地代表帶回去，作爲此後學生救國工作範本。當然將壁報也列在普及平民教育方法之一，這大概就是壁報傳播到每一學校的原因。也是「平民教育」一個名詞首先見諸刊物的肇始，後來熊秉三先生平民教育委員會和晏陽初先生在山東鄒平所倡導的那一套，都還是幾年以後的事呢。至於社會教育的名詞，尤其是以後的產物

。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各部隊都沒有政治部，壁報成了政

生

死

邊

緣

。最後，應該說明的，這第一張壁報製作者，作者祇寫一篇發刊詞，還有許元啓，朱泰信，陳廣沅，吳鴻照，王廣奮，方剛，幾位同學，共同撰作，王君已經逝世，其餘幾位亦不在臺灣，感時懷舊，曷能自己，爰追述緣由，藉供校友們業餘之談助。

——四十三年十月於

臺北知止齋——

沈肇農

本(十)月四日，蘇花公路上因大雨如注整日不停，以致一七四公里地方坍方路阻，爲了要維持東部的陸上交通，我們一方

面盡一切可能搶修通車，否則接駁亦可，所以由蘇澳開出的上下午班車，都是按時開出。花蓮方面

第二班車照開，蘇澳去的第一班車在災害處接駁，免得耽誤旅客的時間，兩班第二班車，則於坍方清理後開出。

蘇花公路每在雨季中，災害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當花蓮第二班車由南澳開始出發時，尚不知途中尙有坍方，直至下午八時半到達蘇花路著名災害中心九

公里時，始看到巨大的石塊橫阻途中，無法通過，這石塊的體積，長方約有十二個場場米之大，對此龐然大石，只有開炮轟碎，否則無法清理。因為天雨，火藥燃不着，清除道路者的希望，終於幻滅。司機們總算機警，眼看無法前進，又因蘇花路係單行道，只有幾個地方可以倒車，看情形又無倒處，車四十多個饑寒交迫的旅客，又將如何安插？乃用電話通知我請示處理辦法。

我奉調來蘇，也不過四個月，這是第一次碰到困難棘手的情形。過去聽人講過：「蘇花路切不宜下雨天接駁，因為天下雨，山上石塊滾落下來時極其危險，對旅客的安全相當不利」。也許是初生之犢，不畏猛虎。我決心去接駁，因為任何一個負責運輸工作的人，就有把旅客安全地運送到達終點的義務。現在，在這大雨如注的情形下，我率領了一批員工，駕了兩部客車前往災害地點。

這種深夜接駁的工作，如非

萬不得已，當然是不做為妙，因為晚上對於落石無從防範。我到了災害地點第一件大事：就是護送旅客跨過巨石換車，同時向旅客慰問道歉。第二件大事：就是告訴司機與道工，今晚不必修路，明晨趕工，客車仍在原地，俟路通後再行駛返。在第二件大事尚未做了時，驚險局面來了。

當我向司機道工在災害處交代時，忽然山上砰然一聲巨響，司機狂呼：「有石頭下來了！」

於是，各人紛向兩邊逃命，我因走在最後，加上地形又不熟悉，在黑暗中跑了不及兩丈，已被路上碎石絆倒，手裡所撐的雨傘，擲出好幾尺，上衣褲子都跌破了，右手關節處流着鮮血，右腰部隱隱酸痛，在跌下去的刹那，似乎失去了知覺，迄司機來扶起我時，看看跌倒的地方，距懸岩斷壁的路邊只有一英尺多，如果再向前跌去，那定是粉身碎骨一命嗚呼了，再看山上掉下的巨石，正落在我講話的地方，如果不是走快一步

，勢必慘死於巨石之下，也無法執筆來寫此文了。現在回憶一下當時現場情景，真是不寒而慄，我已生死邊緣上掙扎過，也髣髴從「望鄉台」折回來了。

蘇花路災害之多，中外有名，在這條路上辦工程和運輸的人員，總帶有幾分「靠天吃飯」的意識。唐院卅一級同學吳錦文兄，四年前就為搶修災害而死於非命。清水斷岩附近，我曾憑弔過吳同學的紀念碑，像吳同學這種慘死，可說是母校的損失，也是母校的光榮。本刊總編輯馬延齡兄，前在車長任內於樹林車站為搶救一老年女旅客而為車輪碾斷一足，此種捨己救人精神，令人感佩！筆者每過樹林時，心多測忍，對於這位堅苦卓絕的跛腳小弟，聯想到我自己，在交通工作崗上所發生的意外，我相信這完全是命運的安排，這一次總算托各位學長洪福安然無恙。今後當然更可托諸位學長之福，打回大陸，安渡臺灣海峽，共樂堯天了。